

世界哲学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第二辑

爱与美的礼赞 ——雪莱散文集

徐文惠译

责任编辑 尧 耕

封面设计 何礼蔚

爱与美的礼赞

——雪莱散文集

徐文惠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875 插页：2 字数：120000

印数：1—15000

ISBN 7-5426-0087-7/I·18

定价：2.55 元

猫头鹰文库编委会(第二辑)

主 编: 姚 鹏

副主编: 林耀琛 郝铭鉴 马小军

编 委: 黄建伟 罗林平 黎 锐 李小兵
邱希淳 夏镇平 高 地 康绍邦
陶建平 马小军 郝铭鉴 林耀琛
姚 鹏 卞崇道 姚暨荣

P. B. Shelley.

Essays and Letters

The Walter Scott Publishing Co., LTD.

Scott Library

London And Felling-Tyne; New York

(出版年月不详)

本书根据司各特文库英文版译出

落日把晚霞留在天上 (代译序)

让预言的号角奏鸣！哦，风啊，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1]

作为诗人的雪莱，我国读者并不陌生，他在世界诗坛上可以与李白和杜甫比肩、齐名。

作为政论家的雪莱，以他的充满激情、幅射着理想的《告爱尔兰人民书》而长存于后代人心中，难以忘怀。

而作为散文家的雪莱，在我国读者中的形象，颇为模糊。他的哲理深厚、文笔隽永的散文，如《论爱》、《论死刑》、《论生活》、《论来世》、《柯利修姆遗址》、《伯里克利时代》等作品，对于不悉英语的中国读者，是难以接触到的。为此，我们

[1] 雪莱：《西风颂》。《雪莱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从司各特文库选编了这本雪莱散文集，与读者共享纸墨珍肴的美味。

明年，1989年，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在百年一次的祭典时，我们没有权利忘记雪莱，这位法国大革命的产儿。

帕西·比希·雪莱，1792年出生在英国苏塞克斯郡霍香区一个古老豪富的贵族。就在他出生的三年前，英吉利海峡彼岸爆发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法国大革命。一向用词比较严谨、审慎的德国伟大思想家黑格尔也禁不住称赞道：“这是一次光辉灿烂的黎明。一切有思想的存在都分享到了这个新纪元的欢欣。”法国大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大革命，然而，她比英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在意义上都要深远得多。她发生在当时世界文明最发达的法兰西；在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的引导下，充分发动了社会各阶层群众，彻底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推翻了封建教会体系；在欧洲的中心地区，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治、社会 and 道德的基本原则，为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她不仅是政治革命，也是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

除了垂死挣扎的反动的封建僧俗势力对大革命诋毁、歪曲和攻击外，她的进程和结果也招

致资产阶级内部的多方面的争论和批评。以英国首相皮特和思想家埃德蒙·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与以“自由的使者”托马斯·潘恩为首的自由主义，就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正义等原则展开激烈的文字战。同时另一些有头脑的思想家，如葛德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对大革命所确立的资产阶级原则并不能广施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深感不平，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试图重新阐释大革命的原则，实现启蒙思想家们孜孜追求的理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主义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所确立的那些原则的继续。

雪莱正是在这种政治和社会的冲突中来到人世间的。他不论在伊顿公学、还是在牛津大学，他所喜爱的书籍均不过是伏尔泰、卢梭、狄德罗、霍尔巴赫、洛克、休谟等人的著作，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威廉·葛德文的《社会正义论》。

雪莱19岁那年因写《论无神论的必然性》而被牛津大学开除，从那时直到他在斯贝齐亚海遇难的11年间，法国大革命幽灵一直在他心中徘徊。大革命因其雅各宾专政的暴力和血腥统治遭到许多人的非议，欧洲各国的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对付革命“瘟疫”的蔓延。雪莱，这位

旧制度的叛逆者，勇敢地用他的诗歌、剧作、政论文和散文，为法国大革命辩护，阐述他所理解的大革命的基本原则。

1812年，他模仿托马斯·潘恩的风格写了《人权宣言》，陈述了自己对人权和自由的主张。同年发表的《关于建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阐述了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多少世纪不间断的专制暴政压得法兰西民族抬不起头来。多少代的寡头统治，一代比一代更血腥、更放肆，掠夺了、侮辱了法兰西民族。……当时法国人是处于人类沉沦的最底层，当他们听起来很陌生的真理：他们都是人，都是平等的人这一真理，一旦被传播到四方时，他们首先起来忿怒冲击地上的垄断者。”1818年他发表长诗《伊斯兰的起义》，热情讴歌了革命。

雪莱是葛德文的女婿，又是他精神上的儿子。为法国大革命的辩护，并没有妨碍雪莱对大革命提出积极的批评。1812年初，他第一次给葛德文写信时便承认，自己在葛德文的影响下，正在写《法国革命未能造福人类的原因之探讨》。

对雪莱来说，法国革命未能造福于人类的原因只有两个：阶级的专政和无限制的暴力。“葛德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著述立说，但他的著

作，就它的目的来看，是毫无影响的。唉，可惜他的著作没有产生影响！……要是这样的人物更多一些，今天的法兰西就不会成为警告我们要避免革命的危險和恐怖的一座灯塔，而将成为一种迅速趋于完善的社会形态、并提供一个逐步地、和平改造世界的先例。”（《关于建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

他接受葛德文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声称政府是一件坏东西，仅仅由于人们没有思想，由于人们的邪恶，才使政府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坏东西。社会是由需要而产生的，政府是由邪恶而产生。公正、平等、幸福的状态，则靠人类的改善和理性而产生。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屠杀，以及此后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证明了法国人对于博爱主义与自由的学说理解得极为肤浅。”（《关于建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在葛德文思想的感染下，雪莱提出，实现社会正义离不开人道主义和博爱。“人类啊，你一旦珍视并追求那虚空的财富与社会权势的炫耀，就沦为这些占有物的奴隶了。……倘若人与人之间没有爱，那末看破一切的人，最好远离尘嚣、洁身自好以自得其乐。……唯一完美与真诚的共和国是能兼收并蓄每一个生灵的共和国。那些人造的名分区别：民

族、社会、家庭、宗教只不过是笼统的名称，它们反映了人们对自己的同胞所怀的盲目的恐惧与轻蔑。……当人与人之间信任与友爱之情变得普遍时，财物与权势的差别也将消逝。……正如黎明熹微的曙光能够消释夜的阴影，仁爱情感的点滴进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驱散暴政的黑暗，并掣肘相互猜忌、彼此憎恶的使者。”（《论基督教》，见本书第 177——第 178 页）

雪莱憧憬着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那里没有权势、没有偏狭、没有仇恨、没有暴力，人人平等、彼此相爱、宽宏以待。在他短促的 30 个春秋之生，波澜壮阔的大革命看起来好像已渐渐硝烟退去，反动势力似乎又卷土重来，但是雪莱相信：

就像落日把晚霞留在天上；
如果这样灿烂的东西不能常驻，
也将留下地能接受、天能给予的礼物。

红灿灿的晚霞留在天上，给尘世的膜拜者照亮了通往天国的道路。法国大革命爆发至今几乎已两百年了，不论其多少光辉灿烂，也只是人类历史浩帙篇章中的一页。但是，人类社会那时至今发生的一切所依据的原则，无不是在她的启迪下阐述的，无论已臻发达的资本主义社

会，还是茁壮成长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在这片
绯红的晚霞的引导下，摸索出走向黎明的道路
的。

雪莱身在傍晚、身处冬日，他为了黎明思
索，为着春天歌唱。

姚 鹏

1988年3月5日

目次

落日把晚霞留在天上(代译序) ... 1

柯利修姆遗址(片断) 1

刺 客

——一个传奇的片断14

伯里克利时代

——兼评佛罗伦萨画廊的雕塑.....42

论 爱58

论生活61

论来世69

论死刑(片断)77

论古风俗, 涉及爱的主题86

论文学的复兴97

论《会饮篇》(片断)101

道德沉思录104

形而上学沉思录121

评赫格的《爱历克斯· 海玛道夫亲王回忆录》	132
论基督教	145
诗 辩	182
译后记	234

柯利修姆^[1]遗址

(片 断)

中午,当逾越节筵宴正盛的时候,一位老人在一个女孩的陪伴下走进罗马柯利修姆遗址。那女孩显然是他的女儿。不一会儿,他们穿过了竞技场,想在遗址南部拱门处找一处僻静的空地。他们选择了一根倒卧的圆柱作为歇脚物,彼此紧握着对方的手,默默地坐着,仿佛在凝视这一景观。女孩的目光停在父亲的唇上。父亲的神情超脱恬美,而面容却犹如出自最伟大的诗人笔下的普拉克西特利斯^[2]的意象,是凝重静止的。静寂的空中洋溢着他微微的笑意,这微笑在老人的外观上却无迹可循。

[1] 柯利修姆:古罗马竞技场。——译者注

[2] 普拉克西特利斯(活动于前 370—前 330):希腊著名的雕塑家。——译者注

这是复活节盛大的宴会。罗马城所有的当地人，还有从世界各个角落蜂拥而至以图一睹欢庆盛典的外乡人，都聚集在梵蒂冈。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宗教仪式在尘世辉煌的锦饰簇拥中走向前来，人们聚集着，惊叹并膜拜自身力量的创造物。通往柯利修姆遗址的街道和长满青草的小路上，没有一个掉队者。父亲和女儿抵达后不久就找到了这个地方。

一个人影，一个只在罗马的暗夜或孤寂中显现，只在广场荒芜的庙宇里飘忽，只在柯利修姆遗址杂草丛生的长廊间悄然步行的人影，穿过了父女俩前面的道路。他的身形虽然消瘦，却呈现出高雅优美的基本曲线。他裹在一件古典式的短披风中，脸半遮着，雪白的脚上是一双合适的象牙色便鞋。这双鞋雕制得精美雅致，恰如两个女性人体；她们的两只翅膀在后跟处相逢，那热切的、半开合的嘴唇颤抖着想合上。这是一张一旦见到便永远无法忘却的脸：嘴和下巴的造型与安提诺俄斯雕塑中那种热切激动的温柔酷肖，然而他眼睛里却没有那种女性化的忧郁，他的前额也没有那种安提诺俄斯式的狭窄与光滑，而是放射出一种深邃而富有洞察力的思想的光辉。他眉宇清俊明朗，他双目幽深，犹如两眼水晶般透明的清泉，映射出明察一切

的天国。他周身弥漫着女性般温柔、犹豫的羞涩情态，然而与之对照的是，又奇异地融合了主导着他整个身姿的一种费解而无畏的品质。

他极力避免与意大利人交谈，似乎不懂这门语言，然而人们却看见他不时与一些造诣颇深的异乡人交谈。也许在他常去的庄严的地方，这些人的手势和外貌吸引了他。他能流利地操拉丁语，特别是希腊语。口音独特而柔润，显然，他还掌握了北欧语言。从他周围相关的一切中你丝毫看不出他的国籍、来历以及职业。他的服饰怪异，却灿然华美、高贵庄严。永远，他孤单一人。罗马好事的文人学士把他当成稀世之怪，然而他的一举一动有一种难以理解又难以忘怀的东西，令那些骚人墨客肃然起敬，拒他们的贸然莽撞于千里之外。他绝少光顾村民的道路。村民们在星光下从坎波·瓦西诺的集市归来时，总是以奇妙地融合了意大利通俗的宗教与历史观念的称呼称他：这个恶魔般的异教徒。

就是这样一个人，惊扰了异乡人的沉思，如果他们的确沉浸在沉思中的话。他以清晰无误却不合口语习惯的异乡人的本土语言，向陌路人打招呼：“两位陌生的客人，请注视这座城市的第三人。对于他，观赏这些壮丽辉煌的遗迹

远比嘲笑毁灭了它的迷信令人心旷神怡。”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老人回答。

“那么你来此做什么？”

“我倾听鸟儿甜美的歌唱，而我女儿的呼吸声好比潺潺的流水，抚慰着我的心——我还感觉到阳光下风的和煦——这一切给了我欢乐。”

“可怜的老人，你难道不知道这就是柯利修姆遗址吗？”

“哦，陌生人！”女孩启唇，声音如哀乐一般，“请不要那样说——他，是个盲人。”

陌生人的眼中蓦地涌出了泪水，面容也变得柔和起来。“盲人？”他失声叫道，声音中流露出的痛苦已超出了一般的愧疚。在沿着迷宫般的遗址蜿蜒而上的一段摇摇欲坠、长满青苔的楼梯上，他坐了下来。

“我可爱的海伦，”老人说道，“你怎么没告诉我这就是柯利修姆遗址？”

“最亲爱的父亲，我怎能告诉您我自己还不知道的事情？正当我想询问通往柯利修姆遗址的路径时，我们已走进这环形的遗址。而直到那位陌生人同我们搭话，我一直哑口无言，为眼前的壮丽景观所惊慑。”

“亲爱的孩子，向我描绘带给你欢乐的事物是你的习惯。你把你所描述的事物笼罩在你的

言辞柔和的光辉里，当你讲述的时候，我只感到虚弱，你的话语犹如一种天赐，给了我如此亲密的依托。孩子，现在你为什么沉默不语？”

“我不知道——先是这一景观激发的惊叹与欣喜，然后是那位陌生人的话语，再就是思考他所说的，他的目光——还有，现在，亲爱的父亲您所说的话。”

“好，孩子，那么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拱门复拱门的一个巨大圆环；我看到破碎的石头散卧四处，这些石头曾经砌成一堵坚固的墙。在缝隙中，在穹窿似的屋顶上，都长满了灌木、野生的橄榄树、爱神木——还有纵横交错的荆棘，缠结牵绕的野草和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植物。那些石头沉重巨大，参差相叠。墙壁上有很大的裂缝，还有宽阔的窗户。透过一扇扇窗户和裂缝你可以望到蓝天。拱门好像有一千多扇，有的被毁坏了，有的依然完好；所有的拱门都又高又宽阔。有的拱门已经碎成石头，堆成一个个醒目的山丘，碎石顶上长出了一簇簇树丛。我们的四周是巨大的、断裂的、不成形的圆柱——还有柱头、檐口的残片，上面满是精美雅致的雕刻。

“是裸露在蓝天之下吗？”老人问道。

“是的，透过壁上的缝隙和窗口，我们可以